

戴運軌傳略

● 陳卓 (國立台灣大學教授)

自幼即有神童美稱

戴運軌先生字仲甫，清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廿七日生（西元一八九九年一月九日），浙江省奉化縣人氏，世居大橋鎮。先生之尊翁漁筮公性好靜，喜愛山林，在家鄉經營具相當規模之源大商號，信譽卓著，獲利頗豐，並熱心公益，樂善好施，故望重鄉邦。漁筮公有四子，先生居仲。先生幼而岐嶷，有神童之譽，先後入奉化龍津及錦溪小學，旋升入文聚堂高等小學，校長毛鳳美先生亦為先總統蔣公之啓蒙師。小學畢業後考取寧波府中，與張其昀（字曉峯）、黃正銘為同窗好友。府中之舍監毛思誠先生學識淵博，思想新穎，甚受諸生敬愛；毛先生亦曾為先總統蔣公之塾師。在校期間，先生成績冠群儕，每

年獲免繳一切費用之獎勵。

民國七年夏，先生中學畢業，獲浙江省官費補助，東渡日本求學。初入東京師範學校理化系，與日本同學互相切磋，一年後日文即已通曉，各門功課均列優等，五年卒業，畢業考試名列前茅。嗣又考取京都帝國大學深造，專攻物理學。

民國十六年，先生學成歸國，受聘於北京師範大學。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先生應國立中央大學張乃燕校長之聘，執教於該校物理系。中央大學為我國學術界重鎮，其前身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風優良，人才輩出，物理系尤然。我國科技界棟樑之才如吳有訓、趙忠堯、嚴濟慈、余瑞璜、陸學善、李國鼎、馮端等人皆出自該系，而國際知名之華裔科學女傑吳健雄亦為該系之畢業

生。李國鼎曾修習先生所授之兩門課程，雖先生之寧波鄉音甚重，但一絲不苟之治學精神令李氏印象深刻。

民國二十一年先生轉任金陵大學物理系教授，課餘之暇，編著中學物理教材，由開明書局出版，與當時張其昀所編之地理及林語堂所編之英文課本，同受教育界贊譽。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先生隨金陵大學內遷至成都，當時物資缺乏，生活困苦，然教育學術界同仁多以艱苦卓絕之精神努力奮鬥。在其間，先生除金陵大學教職外，又在四川大學及空軍參謀學校兼課，並從事X光結晶學及利用航空風洞作各種機翼受力之研究，對支援抗戰盡心盡力。

接收台北帝國大學

接收台北帝國大學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國土重光時，時教育部長朱家驊簡派先生協助接收台北帝國大學。先生于民國三十五年三月自成都乘軍用飛機抵台北。當時台大校長羅宗洛已離台，先生擔任教務長兼代理校長，在百廢待舉中將校務整理

而出頭緒，待同年五月新任校長陸志鴻抵台履新後才專心辦理教務工作，包括制訂台大學則，建議學校設立教師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及教授房屋分配委員會等，對延聘良師及安定教師工作情緒有積極之影響。民國卅七年夏，先生辭去教務長之職，專心致力於物理學系之建設。

而已，故台大物理系之創建對台灣科學及技術教育之發展意義重大。在民國三十五年九月物理系尚未正式成立之時，先生接受太田賴常之建議，重建柯克勞夫·沃吞 (Cockroft-Walton) 型直流高壓加速器，起初參與其事者尚有助教林嘉仁及技術員洪金和，後來林、洪二位相繼離職，然在民國卅六年有助教許雲基 (台大電機系畢業生)、技術員林松雲、周木春等人加入，夜以繼日，努力工作，終於建成加速器，並於民國卅七年六月二十日完成鋰原子擊破之實驗，為台灣物理學界樹立一個里程碑。

民國卅五年八月，先生籌設台大物理系，初期教師有俞鈞權、蘇林官、克洛爾 (W.Kroll) 等人，並留用日籍教授河田末吉及助教太田賴常。

民國卅八年大陸變色，台大物理系之師資因而得到進一步之充實，先後有朱應詵、鍾盛標、周長寧等人加入教學研究行列。鍾氏為一著名之光譜專家，在台大整理日據時代遺留之器材，帶領助教、助理進行光學實驗，並指導若干學生之學士論文研究；惜鍾氏於民國四十四年離開台大，至台中東海大學創辦該校之物理系，並延攬朱應詵同往。民國四十二年方聲恒應聘為台大物理系教授，方氏為應用光學專家，後來開創台大之固態物理實驗研究，從事半導體之光譜及鐵鈷合金之磁性研究

。台大物理系早期之理論研究則由留校任教之畢業生黃振麟擔綱，從事固體比熱和晶格振盪之研究，發表不少研究成果，受學界肯定。台大物理系早期畢業生不多，但素質甚佳，國內外知名學者如廖學鏞、黃振麟、劉鑾、蔡永賜、丘宏義、吳其泰、陳守信、郭子克、吳式玉、張紹進、楊炳麟、顏東茂等人，皆為早期之畢業生。曾任大學校長者則有沈君山、劉源俊。

才之學府，當時台北帝國大學中並未設置物理科系，僅在理學部之化學教室中設一物理講座，聘請一位教授負責普通物理之教學，並設有助教授及助手各一人，協助其教學研究。日據時代台灣各中等學校之物理教師亦皆為日本人；台灣本地人專修物理者絕少，為後人所知者僅許振聲一人

，從事利用能量為 18 及 32 MeV 之質子射束撞擊厚靶所得中子產量之研究，其結論刊載於美國物理學會雜誌『物理評論』 (Physical Review, Vol 109, P.2086-2091)，其獲學界好評。

民國四十四年，先生應邀至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輻射實驗室任客籍研究員，在該所穆依耶 (Bourton J. Moyer) 教授之研助下

進行光學實驗，並指導若干學生之學士論文研究；惜鍾氏於民國四十四年離開台大，至台中東海大學創辦該校之物理系，並延攬朱應詵同往。民國四十二年方聲恒應聘為台大物理系教授，方氏為應用光學專家，後來開創台大之固態物理實驗研究，從事半導體之光譜及鐵鈷合金之磁性研究

，從事利用能量為 18 及 32 MeV 之質子射束撞擊厚靶所得中子產量之研究，其結論刊載於美國物理學會雜誌『物理評論』 (Physical Review, Vol 109, P.2086-2091)，其獲學界好評。

民國四十五年夏，教育部決定使清華大學在台復校，先籌設原子科學研究所，由梅貽琦主持，但實際負責規劃課程及擬訂購置儀器設備諸事則由先生代勞。第一期招收二十名研究生，借用台大物理館上

任物理學會理事長

課，並請吳大猷自加拿大回國講學一年，開授量子力學、古典力學等課程，翌年即遷至新竹校區。由於當時國內其它大學理工科尚無研究所之設立，故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早期報考踴躍，錄取學生之素質甚佳，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亦為該所之早期畢業生。

民國四十七年六月，在台物理學界同仁假台灣師範大學工教大樓召開「中華民國物理學會」成立大會，推舉先生為理事長。此項職務除民國五十六至五十七年間由方聲恒擔任一年外，皆由先生承擔，直至民國六十四年秋方休。學會之主要活動大致可分為：(一)定期召開會員大會，討論會務並發表研究成果。初期會員不多，常與自然科學促進會聯合召開年會，至民國六十二年始在清華大學單獨召開年會，其後會員逐漸成長，至今已有一百餘人，每年召開年會時，論文發表踴躍。

(二)學刊之出版：物理學會之正式學術性刊物為《中國物理學刊》(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于民國五十一年首次出版，先生任總編輯，蘇林官及黃振麟為執行編輯，起初每半年出版一次，後改為季刊。民國六十六年後先生始卸總編輯之責

，由林爾康、石育民、曾祥光、黃克寧、古煥球、黃偉彥、陳永芳等人先後擔任。目前該學刊為雙月刊，已具國際水準，獲國際科學組織重視，列為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登錄之學術刊物。

(三)參與國際學術活動：其中尤以「國際純粹及應用物理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 簡稱 IUPAP) 為受聯合國資助之重要國際物理組織為最。該會每隔三年召開一次大會，先生在民國四十九年代表學會出席 IUPAP 在加拿大召開之大會，其後學會每屆派員參加，迄今未嘗中斷。

(四)物理學名詞之編審：物理學名詞之編審關係各類科技書籍之編譯及社會各界對物理名詞之認定及採用，素受政府及學術界之重視。國立編譯館與物理學會合作，在政府遷台後曾兩次修訂物理學名詞。首次在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完成，以方聲恒為主任委員，後方氏因病由黃振麟代理，先生亦為委員之一。第二次由王亢沛擔任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卓及劉源俊為副主任委員，負責修訂，在民國七十九年由教育部公布迄今。

中大復校竭智盡慮

民國四十六年為國際地球物理年，地球科學為應用物理中重要一支，與人類生活環境息息相關。民國四十七年行政院通過籌設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至五十年始正式成立，由先生擔任首任所長，聘請李漢英為專任教授，林朝榮、鄧靜華、高平子、許照為兼任教授，第一期招收研究生二十名，校址設於苗栗縣二平山，校舍未竣工前借台大物理系教室上課。第二年遷至苗栗，又聘顏滄波為兼任教授。初期圖書、儀器設備皆甚缺乏，幸師資優良，研究生均能自動自發，故前期高材生有成者不少，如游世高、蔡義本、葉永田等人後皆成為台灣地震研究之主幹。

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成立後不久，先生即與在台之中大校友們竭智盡慮，圖謀中大在台全面復校，而苗栗二平山校址地僅五甲，一面靠公路，三面臨陡坡，發展受侷限，故大家之共識為另覓寬大校址北遷。起初遷至何處在眾校友間意見紛云，賴先生之遠見，議定遷往中壢。然自遷校之議初起，即遭苗栗地方人士反對，並動員立法、監察委員阻撓，甚至有對先生人格之攻訐。幸先生意志堅定，不屈不撓，幾經折衝，且得校友及政府之支持，始定

案遷至環境優美、面積廣大之現今校址。

民國五十七年秋，中央大學在台復校，先成立理學院，由先生擔任院長。除地球科學研究所外，設置物理系，由許照主持，以及大氣物理系，以廖學鎰為首任系主任。同年九月，中大在台校友會成立「國立中央大學建校促進委員會」，由張其昀擔任主任委員，徐柏園、李國鼎、陳慶瑜、郭驥為副主任委員，從旁協助學校之發展。先生於校園之規劃，房舍之興建、圖書儀器之購置莫不精心掌劃，奠定日後中大全方位發展之基礎。民國五十八年，中大設立中國文學系、數學系及化學工程系。翌年又設立外國語文系，並落成科學館及秉文堂（禮堂）。民國六十年再增設土木工程系，並落成中正圖書館。

民國六十二年夏，先生自中央大學退休，當時校園規模已成，其格局恢宏，井然有序，目前中大木已成蔭，鬢宮氣象似較台大猶勝，真可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也。近年來中大校務蒸蒸日上，更見先生當年奠基之功。

先生自中大退休後應中國文化大學創辦張其昀之邀，出任該校華岡講座教授，並兼理學部主任。時先生雖已逾古稀，

然精神矍鑠，為文化大學理學部及物理系籌謀良多，可謂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廿六日，先生八旬華誕，門生故舊假台北僑光堂設宴，為先生祝壽，台灣物理學界及地球物理學界俊彥濟濟一堂。席間吳大猷先生致詞，除感讚先生學問道德之外，提及有兩種和尚；一種是化緣的和尚，吳先生以文自況，另一種是唸經的和尚，以之喻先生；而席間之眾多門生，則是先生替國家社會修成正果。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四日，先生因心肌梗塞而病逝於台北三軍總醫院，享壽八十有五。四月廿日舉行大祭，卜葬於陽明山公墓吉地。同年八月，獲總統頒褒揚令，並將一生功績、著述交付國史館整理保存。

多士師表科技報國

先生幼承庭訓，生活簡樸，修身之外，亦注重家庭生活及子女之教育。德配沈月英夫人育有二子五女。除長子宏鏘身陷大陸早逝外，次公子宏斌及女公子慶華、愛華、文華、珍華、寶華皆受高等教育，家庭美滿，事業有成，孫輩亦皆俊秀，誠可謂蔭田流芳，蘭桂競秀。（民國四十五

年沈夫人病逝），又二年，先生與田蘊蘭女士成婚。田氏夫人為一教育家，中央大學社會系畢業，曾任嘉義高職校長，淡江大學教授，與先生志同道合。結婚之後，相敬相愛，伉儷情深，除在生活予先生以妥貼之照顧外，對先生之事業亦協助良多；先生身後之事亦多蒙夫人料理，真乃賢內助也；而子女們亦頗能克盡孝道，以慰父母之心。

先生之青少年時代正值國家多難世道劇變之際，民主與科學為當時救國之呼聲。先生因其天賦智慧與秉性，踏上科學救國之道路，作為一位科學家，最重要的原則即是求真、求實、求精確；做任何事都講究有計劃、有步驟，然後腳踏實地去執行。先生之治學、教育、行政莫不秉持這種精神，擇善固執，一以貫之。雖然有時不免被認為做事堅持己見而不夠圓融，但這也正是一個科學家的本色。

且不論其人際關係如何，先生清廉自持、避跡權門之高風亮節素為士林所敬重。孔子的徒眾形容其師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先生庶幾近之；先生之摯友張曉峯先生贈匾曰：「多士師表」，誰曰不宜？